

# 空间视域下包法利夫人悲剧命运解读

高鑫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是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命运历来受到文学批评家的关注, 两次精神肉体的出轨和最后服毒身亡到底起因于何是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借助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物理、精神和社会三种类型的理论模型, 可以观察到作品中自然空间在持续退化与衰败、个体精神空间宛如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空悬在社会关系异化、有限且狭窄的集体社会空间之上。爱玛过于丰富的精神活动和贫瘠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对立冲击着她本人的社会活动, 精神空间的崩塌和物理空间的弱化造成自我的身体认同失败, 社会空间的再生产迫使爱玛寻找身体和精神的短暂愉悦来反抗现实, 悲剧命运由此发生。

**关键词:** 列斐伏尔; 空间理论; 包法利夫人

古斯塔夫·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的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 一经问世就引发轩然大波。《包法利夫人》以贵族和资本家掌握国家权利和财富的真实历史为故事主线, “小说的背景安排在 1837 年至 1846 年, 这一时期, 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较迅速的发展”<sup>[1]</sup>, 深刻揭示了享乐主义和奢华品味逐步异化了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 精神和现实的矛盾冲击着个体的心灵。《包法利夫人》悲剧命运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消费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出发。寇才军指出, 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将浪漫主义异化为恋物癖<sup>[2]</sup>, 使对物质的极尽追求的爱玛走向其悲剧命运。勒瓦雷和海兹 (Levalet and Rizet)<sup>[3]</sup>认为爱玛的形象塑造是福楼拜为了宣泄自身抑郁情感, 而黄田则是从女性“追求完美、理想而又浪漫的爱情”<sup>[4]</sup>对其悲剧命运的由来进行了解释。刘惠玲和朱秀梅认为作品中的人物称谓从“爱玛”到“包法利夫人”这一对象的不同称谓“暗示了错综微妙的种种矛盾”<sup>[5]</sup>, 影射着主人公爱玛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李雁劫从人物潜意识领域出发, 将爱玛的心理扭曲归结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不健全”<sup>[6]</sup>。这些研究揭示了资本异化、父权压迫或文化缺陷对个体的影响, 但未触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空间视角的引入则为该研究提供了新途径。陈雨昕通过对比上流社会异托邦空间和乡镇家宅生活, 表明爱玛的悲剧命运起源于城乡空间的割裂<sup>[7]</sup>。罗伯茨 (Roberts) 进一步强调空间结构是爱玛自身“灵魂、梦想和幻灭状态的反映”, 每一个角色都在空间中被“框架和定义”<sup>[8]</sup>。然而, 现有的空间批评多局限于城乡比对或心理投射, 未能充分论证物质环境、社会空间与个体精神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指出, “空间理论是一个统一的理论, 即物质、精神和社会领域之间的统一”<sup>[9]</sup>。本文以《包法利夫人》中空间的演变为切入点, 通过空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 分析空间的生产和迁移对爱玛个人命运的牵引和重塑, 揭示其悲惨命运的直接来源以及多种空间对个体和集体造成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 1 自然的衰败与退化

**作者简介:** 高鑫,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国文学。E-mail: wlzqlzq0723@163.com。

19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风云变幻，先后经历第一共和国（1792-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七月王朝（1830-1848）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等五个阶段。波旁家族复辟王朝的统治终结后，七月王朝作为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的代表走上了法兰西国家政治的历史舞台。“路易-菲利普的政权是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一切政府”<sup>[10]</sup>。《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故事发生在 1837-1846 年间，情节脉络完全在七月王朝的统治时期之内。在国家对经济自由主义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在迅速地推进，新型企业或经过了改造的厂矿及工厂到处涌现”<sup>[11]</sup>。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鲁昂是法国北部的工业中心，靠近英国因而得以率先进行工业化革命。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大资产阶级兴旺发达”<sup>[12]</sup>。资产阶级膨胀发展的生产活动需要大量丰富的物质材料，自然首当其冲。“神话中的伟物成为了消极的乌托邦，现有的自然只是构建各类社会自身空间的原材料”<sup>[13]</sup>。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侵占自然为前提，以自然为表征的物理空间是改造社会空间的基础，工业化时期经济的发展则以开发和利用自然的主要特征。

人类对于空间的研究起源已久。亚里士多德将空间看作是一个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性的客观的容器<sup>[14]</sup>。笛卡尔为空间概念奠定了决定性基础，“空间是具有长宽高三维的广延，实际上与物质实体没有差异”<sup>[15]</sup>。康德则指出“空间是一种先天必然的表象，它构成了所有外部直观的基础”<sup>[16]</sup>。列斐伏尔在前人的经验上指出，“社会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第一层含义就是自然（物理）空间正在远离我们”<sup>[13]</sup>。《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生活由乡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着自然的大量消逝以及铁路、街道和城市等非自然物质的出现。“社会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不仅生产人工制品，还生产知识、意识形态、文字、图像、语言和符号”<sup>[17]</sup>。在作品中最为直观的物理空间是自然在资产阶级所兴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运动中，在对土地侵占和开发的背景下不断被蚕食分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品暴利迫使大资本家们掠夺更多的物质材料进行生产，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空间逐渐占据了自然的位置，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消解了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非自然的物质开始大量充斥着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依赖物的新型社会关系。

随着爱玛个人地理空间的迁移，自然在她生活的环境中所占据的比重逐渐减少。爱玛自小在修道院学习，一直居住在乡村拜尔托。查理第一次前往拜尔托田庄给她父亲看病时，自然乡村的美丽景色振奋人心：“平原展开，一望无际。田庄周围，一丛一丛树木远远隔开，在这灰灰的广大地面，形成若干黑紫点子”<sup>[18]</sup>。爱玛嫁给查理后搬到了乡镇道特，住在临街的药店里，身边只有一个花园：“长过于宽，夹在土墙当中，沿墙是果实累累的杏树，靠近田野，有一道荆棘篱笆隔开。四畦瘦小野蔷薇，互相对称环绕着一块较为实用的方菜地”<sup>[18]</sup>。自然空间随着个体周边环境生产方式的多样化而遭受到了压迫和剥削，两人的家庭空间也被限制：“人在厨房，同样听见病人在诊室咳嗽，诉说他们的病历”<sup>[18]</sup>。当爱玛逐渐对乡镇生活厌倦后，查理带着她搬到了城镇永镇，此时距离已经工业化的城市鲁昂只要半天的路程。永镇地处一片盆地之中：“左岸全是牧场，右岸全是农田”<sup>[18]</sup>。城镇已然受到人类生产活动的大幅度影响。“1835 年期间，当地修了一条交通要道，连接阿柏镇大路和亚眠大路，车夫有时候从鲁昂送货到弗朗德勒，也走这条要道”<sup>[18]</sup>。公路的出现标志着爱玛已经从乡村空间进入到了城市空间，自然景观的减少预示着她在一步步走进并靠近资产阶级和贵族所把控的社会空间。“一个落雪的下午，包法利夫妇，郝麦和赖昂先生，全到离永镇半古里远的盆地，参观一家新建的麻坊厂”<sup>[18]</sup>。工厂的修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表征，更象征着社

会空间对城镇自然空间永无止境的侵占，资本主义对财富的渴望在剥削工人和被雇佣者的同时，也是对环境、土地和自然的占有。

自然空间的陷落使爱玛的精神空间向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社会空间靠拢，转而去追求贵族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本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和财富的膨胀积累加剧了自然空间被社会空间侵占的事实。“空间对自然的归属感越强，越难以进入生产的社会关系”<sup>[13]</sup>，地理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迫使个体进行自我改变。人在社会空间中的被动和异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和生活方式，爱玛通过追求虚无缥缈的爱情使自己与新出现的社会关系所契合，城市成为了爱玛感情的试验场：“她的爱情在这种地方膨胀起来，城市的喧腾使爱情膨胀，广场，林荫道，街头都是她倾泻爱的地方。诺曼底的这座古城，在她看来，成了一座奇大无比的京城，是等她进去的巴比伦。”<sup>[18]</sup>。作为法国经济和政治上的首都，巴黎是资产阶级绝对空间的代表。繁华的城市一方面集中了资产阶级发达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放大了普通人对财富和权利的向往。自然空间在工业化和资本化的大都市里失去了踪迹，爱玛迷失在了她所期望的城市生活的角落里。“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用手指指点点，游览纸上的京城。她走到大街，逗留在每个角落，在街与街之间表示房屋的白方块前面”<sup>[18]</sup>。物理空间的退化彻底切断了爱玛与真实生命体验到联系，她所渴望的爱情和子爵全都投射在巴黎这片精神幻想中的至高之地，自然的消逝见证了爱玛的心路变迁，为她指出了一条未来之路。

## 2 个体情感的变迁

列斐伏尔认为精神空间主要包括“逻辑与形式抽象”<sup>[13]</sup>。个人的情感、思想构成了个体精神空间的主要内容。文学家和作家都十分注重作品中精神空间的建构并致力于寻求空间内在逻辑同外部存在的合理性。“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们曾尝试破译内部空间，致力于阐明空间主体向物质、身体、外部世界和社会生活过渡的状态”<sup>[13]</sup>。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精神空间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解读人物所处物理空间的变化和社会空间带来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则“采用过度狂热的象征手法来追求主观情感的超载和爱慕对象”<sup>[13]</sup>。福楼拜笔下对爱玛精神空间的塑造形似于超现实主义对作品“内部空间”的探索。作者通过大量宗教爱情的故事和意象刻画了十九世纪早期法国工业资本急剧发展背景下内心感情丰富的女性形象，年轻的爱玛追寻被“爱”所包裹的感觉和假象。当时的社会思潮为爱玛精神世界的建立提供了现实依据：“大革命前，有些贵族家庭，送女儿入修道院，许多人跟着学，心想里头有大贵人的小姐，女儿送去，就会学习她们的谈吐，仪态”<sup>[19]</sup>。爱玛的父亲卢欧老爹意图将自己的女儿包装成能嫁入上流社会的名媛，送她接受了贵族修道院教育。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贵族和资本家掌控下的社会为爱玛浪漫主义的幻想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修道院的生活使爱玛迷恋上了浪漫主义和爱情小说，使其彻底脱离了真实的自然空间，带给她一种感官刺激和精神享受：“她爱害病的绵羊，利箭穿过的圣心或者边走边倒在狮子架上的可怜的耶稣”<sup>[18]</sup>。对美好且悲伤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让爱玛发现了幻想之物在精神上的和谐：“布道中间说起的那些比喻，诸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总在她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喜悦”<sup>[18]</sup>。对于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没有使自幼在田野山地间秀丽自然风光下长大的爱玛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养，反过来让她

喜好刺激之物。“她必须从事物得到某种好处，凡不能直接有助于她的感情发泄的，她就看成无用之物，弃置不顾——正因为天性多感，远在艺术爱好之上，她寻找的是情绪，并非风景”<sup>[18]</sup>。现实空间并不能吸引爱玛的注意，想象空间成为了她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爱玛对贵族浪漫生活的想象超越了她过往视觉感官的体验，以至于去追求遥远的爱慕对象和脱离当下实际的精神体验。修道院教育诱发了爱玛的精神错觉，“因此，这种教育绝不会让她为真正的社会实践做好准备，而是让她陷入表相的幻觉”<sup>[20]</sup>。爱玛精神空间的第一层建构是一种基于资产阶级主导下社会空间的幻象和错误的情感体验，当爱玛周边自然空间退去，社会空间步步逼近时，她自身的精神空间就有了更多想象的余地，耽于幻想的她由此愈发地对眼前的生活不满。

爱玛精神空间的第二层建构来源于现实给她提供的融入到贵族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在现实层面为其幻想铺垫了真实的物质基础。包法利夫妇受邀一同前往渥毕萨尔参加公爵的舞会，充分见识到了贵族生活的奢华品味：“她从来没有见过石榴，也没有吃过菠萝蜜。就连砂糖，她也觉得比别处的砂糖更白更细”<sup>[18]</sup>。修道院教育为爱玛提供了精神和礼仪姿态方面接近贵族的机会，公爵的舞会为她提供了贵族的生活环境和真实的场地体验，满足了她关于自己幸福生活的一切畅想：“她过去的生活，虽然像在眼前一样，可是在现时的五光十色之下，也就完全消逝了，她几乎不相信自己这样生活过”<sup>[18]</sup>。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官体验让爱玛想入非非，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她产生了脱离当下享受后的恐惧，同时又转换成了走向并拥抱资产阶级和贵族生活的欲望。“她尽力挣扎不睡，延长这种豪华生活的境界，因为没有多久，她就非放弃不可”<sup>[18]</sup>。对财富的迷恋和贵族身份的向往给爱玛留下了在物质生活上极大享受的后遗症：“她的心和漂亮衣着，缎鞋一样，和财富有过接触之后，添了一些磨蹭不掉的东西”<sup>[18]</sup>。公爵舞会上子爵的出现是爱玛“精神空间”正式建构的标志，在现实层面肯定了爱玛追求资产阶级和贵族生活的合理性，修道院教育中的浪漫主义最终在公爵的舞会上得到了全部的验证。

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是个体和集体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对于精神世界的认识折射着对现实生活的探索。“精神空间的边界并不明确，依照于作者的想法，混杂着逻辑的一致性、实践的统一性、自我调节与整体部分的关系、相似者由相似者所生，内容和容器的逻辑等”<sup>[13]</sup>。为了实现个体精神和现实之间的自洽，爱玛精神空间内所包含的大量情绪需要在现实世界得到宣泄。然而丈夫查理的不解风情破灭了她的一切幻想，赤裸裸残酷的现实境遇击碎了她对未来生活的殷切向往和对美好爱情的期望：“她的幸福梦想与现实及其物质含义发生了暴力冲突”<sup>[21]</sup>。在丈夫包法利先生身上爱玛未能找到自己宣泄情绪和感受的出口，他所做的一切未使她满足却极端厌恶：“她嫌他寒酸、软弱、无能，总之，是一个地道可怜虫”<sup>[18]</sup>。与之相反，永镇文书赖昂的出现给了爱玛截然不同的感觉，他们在一起聊音乐、歌剧、风景和文学作品：“就这样靠近了，泛泛而谈，东扯一句，西扯一句，但是总回到一个引起共鸣的中心”<sup>[18]</sup>。情感的互相宣泄使二人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同时为爱玛今后成为赖昂的情人埋下了伏笔。资本家罗道尔弗的善解人意和风度翩翩也成功吸引了爱玛，她在欲望中混淆了奢华的感官享受和内心的快乐。资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空间吸引着个体精神空间向其靠拢，成为了推动爱玛走向覆灭的幕后黑手。

### 3 身体的自我“放逐”

社会空间作为列斐伏尔最关注的空间，主要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以及被可感知的现象所占据的空间并包括想象的产物，如推想（project）和投射（projection），象征和乌托邦等”<sup>[13]</sup>。关于《包法利夫人》中社会空间的思考，并不能脱离物质（自然）空间和精神空间。空间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联结作用下影响着个体的前途和命运。文学作品对于三类空间的应用批判早有案例：“乔治·巴塔耶的作品追求内心体验的空间，物质性自然的空间（意识水平之下的世界：树木，性欲，无头软体动物）以及社会空间（沟通与言谈）之间的连接”<sup>[13]</sup>。作为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sup>[13]</sup>。空间具有同劳动一样的性质，即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可以再生产。“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充当了思想与行动的工具，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同时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sup>[13]</sup>。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生产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在潜移默化改变着普通人的思想同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活动方式。以法国七月王朝为背景而诞生的《包法利夫人》，凝结着作者福楼拜对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心的刻画。社会空间包含了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个人和性关系、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sup>[13]</sup>，资本主义社会主导下的生产关系具有剥削、压迫等特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复杂、混乱和无序，生产资料的被占有和被控制的产品分配将普通人异化为追求金钱和名利的怪物，因为“社会空间支撑着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sup>[9]</sup>。爱玛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生活的向往被隐藏在资产阶级保护自身利益、积累权利和资本的事实之下。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运动迁移事实上依赖于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包括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位置与空间特征的集合；“空间表象”（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与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强加的‘秩序’捆绑在一起，如知识，符号等；“表征性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表现为时而被编码时未被编码的象征体系，与社会生活的隐藏和秘密的方面相关联，同时也与艺术相关联<sup>[13]</sup>。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不断被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加大对底层大众的剥削，知识和社会符号被资产阶级所阉割和束缚，只给社会空间中的其他客体留下了狭窄的一部分内容：“仅限于作品，图像与记忆，其内容不管是感觉的，身体的与性的，迄今为止皆被替换，只取得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sup>[13]</sup>。爱玛对于浪漫爱情的想象来自贵族生活的修道院空间，对情感的追求完全受限于贵族小姐们所追捧的爱情小说。她所生活的狭窄单一的空间满是空洞而无实质内容，只充斥着浪漫爱情的象征：“这种空间既不能提供对男性或女性的想象，也不提供任何可能令人愉悦的想象”<sup>[13]</sup>。因此，当爱玛自身的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出于对被侵占的自然空间的寻回和对狭窄的社会空间的反抗使爱玛走向了出轨。这种逾矩行为不只是道德层面的堕落，也非爱玛自己的主观决定，而是个体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关系之下试图用感官与娱乐的想象做出的本能反抗。“空间的日常使用者无法控制空间的生产，确切地说是空间的主导者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操纵它”<sup>[22]</sup>，单一的情欲也无法满足爱玛自身的精神需求，物欲的爆发最终使她投进了死亡的怀抱。

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空间包含着一系列物与产品之间的关系：“物与产品被折算成货币这一公共的尺度使其脱离了固有的本质”<sup>[13]</sup>。工业化大幅度提高了生产力，城市中新颖的商品琳琅满目，商品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为对物的痴迷和追求：“产品及其（在空间中）所建立起来的循环运动被拜物教化了，从而变成了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的‘现实’，即比生产活动本身更真实的东西。由此取代了现实本

身”<sup>[13]</sup>。爱玛迫切地想要满足物欲的渴望使发放高利贷的商人勒乐盯上了她，他在她面前推销产品并引导她借贷，一步一步将爱玛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勒乐）同她（爱玛）谈起巴黎新出品,形形色色的妇女饰物，态度非常谦和，从不开口要钱。爱玛一时一种喜好，因为喜欢得到满足，也就由它去了”<sup>[18]</sup>。资本主义的发展掩盖了其对物和产品的依赖并建构的剥削与支配的社会关系，物和产品的生产出售满足了社会空间内“使用者”对自身社会关系的改变和修复。“物掩盖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以致于‘主体’无法脱离，同时带来了一种难以区分虚幻和现实的愉悦感”<sup>[13]</sup>。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下满斥着物和产品的空间蒙蔽了爱玛的精神世界，虚妄的现实让爱玛沉沦其中，逐渐丧失了自我和判断力。社会空间内的三个要素遮蔽和混淆了作为群体或社会成员之一的‘主体’对自己精神和身体的认识，“身体生产的空间受到权力的严重限制，实际上转化成为了商品”<sup>[23]</sup>，成为了空间使用者的唯一筹码。身体的碎片化使爱玛走向了最后的服毒自杀，个人意义已经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消失，生存功能完全被摧毁和异化了。

#### 4 结 论

空间的运动与迁移预示了爱玛的悲剧命运。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所支配的社会空间再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导致了爱玛丰盈的精神空间失去了现实支撑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即空间的“生产者”为更多地攫取自身财富和利益驱动了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发展，被破坏的自然空间导致个体精神空间失去了思想成长的根基，反而陷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表征陷阱，爱玛的思想和情感被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空间压制和同化，只能在有限的想象和认知范围内通过肉体越轨与物质狂欢来反抗情感压抑，确证自身存在的意义。物与商品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只给她提供了非实质的、虚假的感官体验，爱玛的服毒身亡是多重空间断裂下的必然结局，使其个体肉体与灵魂最终成为了异化空间中的消耗品。

#### 参考文献:

- [1] 蒋林.一个浪漫女人的悲剧——<包法利夫人>评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2):55-57.
- [2] 寇才军.包法利夫人之悲剧与女性解放的消费主义陷阱[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3.
- [3] LEVALET N., and Clément Rizet. Emma Bovary, Flaubert et nous : un suicide entre mélancolie et hystérie[J]. *Psychologie clinique et projective*, 2010, 16(1): 247-269.
- [4] 黄田.爱玛的悲剧命运溯源——试析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259-262+270.
- [5] 刘惠玲,朱秀梅.从叙事人称解读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命运[J].湘南学院学报,2008(1):71-74.
- [6] 李雁劫.爱玛艺术情结透视——包法利夫人悲剧再探[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6(2):78-80.
- [7] 陈雨昕.《包法利夫人》中的空间书写与身份建构[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7-20+57.
- [8] ROBERTS P. L'espace dans Madame Bovary[J]. *Chimère*, 1994, 21(2): 1-12.
- [9] FUCHS C. 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9, 29(2): 129-150.
- [10] 郑克鲁.法国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1] 刘文立.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1814-1848)[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 [12] 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 [13] LEFEBVRE H.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M]. Paris: Anthropos, 1981.
- [1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5] 笛卡尔.哲学原理[M].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1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17] BORELLI G. Venise par Henri Lefebvre: un vestige de l'espace social collectif[J]. *Espaces et sociétés*, 2021, 182: 187-200.
- [18]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李健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 [19] BALZAC H. La Comédie Humaine[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 [20] CZYBA L. La femme dans les romans de Flaubert: Mythes et idéologie[M].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2019.
- [21] EL ABIDI M. Emma Bovary et Thérèse Desqueyroux: deux femmes face à un même destin tragique fait de rêves, de péchés et de désillusions[D]. MA thesis. Dalarna University, 2011.
- [22] YUNCU B., et al. Analyzing Literary Space through 'The Spatial Triad' by Henri Lefebvre in Orhan Pamuk's 'The Museum of Innocence'[J]. *Hacettepe University Journal of Faculty of Letters*, 2022, 39(1): 237-252.
- [23] STEWART L. Bodies, visions, and spatial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on Henri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5, 13(5): 609-618.

# Tragic Fate of Madame Bov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Gao Xi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128)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s the main feature of French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tragic fate of Emma in Flaubert's novel *Madame Bovary* ha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of literary critics. The cause of the two mental and physical betrayals and the final death by poison is the focus of literary attention. Under Lefebvre's theoretical model that divides space into physical, spiritual and social types,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natural space in the work is continuously degraded and decayed, the individual spiritual space alike water without a source and trees without roots is hanging on the limited and narrow collective social space with alienated social relation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mma's excessively rich spiritual activities and barren real life impacts her social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the collapse of spiritual space and the weakening of physical space that in tandem lead to the failure of her self-identificatio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pace leads to a huge gap between Emma's spiritual space and physical space, resulting in her final tragedy.

**Keywords:** social space; madame Bovary; tragic fate